

楊昌年 著

水晶篇外玲瓏月

近代文學名家作品析評

楊昌年



楊昌年 著

水晶簾外玲瓏月

—近代文學名家作品析評

里仁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水晶簾外玲瓏月—近代文學名家作品析評
／楊昌年著。--初版。--臺北市：里仁，民88
面；公分
ISBN 957-8352-36-0 (平裝)

1.中國文學—現代(1900—)—評論

820.7

88009351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楊昌年 著

水晶簾外玲瓏月

——近代文學名家作品析評

校對人：何青芬 郭敏慧 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

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九六號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2391-3325、2351-7610

FAX：2397-1694

印刷所：琦海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月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300元

ISBN 957-8352-36-0 (平裝)

自序

由創作、教學而論評，這是我第二十本論評結集。

一九九三年台中「書評」雙月刊創刊，承邀撰稿，開始以「百年僅見一星明」為題，系列析評張愛玲的短篇。其後休假赴韓，系列中斷。返國之後，一九九七年學生鍾怡雯主編「國文天地」，開闢「現代文學」專欄，答應她每期撰寫一篇，也由於她催稿的能力一流，是以一直連續了十四期之久。其後又再續張愛玲小說析評，迄至今歲，檢點已稍具規模，乃有付梓之議。

作家、作品的析評，與我所授的新文學史課程相配合：理念所得，經過講授的濾清而技巧能堅實明朗；文字方面，仍賡續我一貫主張的精緻。但願能提供為廣大讀者們作參考之需。

是為序。

一九九九，五，廿七於台北

水晶簾外玲瓏月

——近代文學名家作品析評

自序·····一

● 十四名家卷 ●

典麗與精深·····三

——林琴南與譯作

凝鍊的沉黯·····二七

——魯迅散文

冷與澀味·····三五

——周作人散文

具象與情緒·····	四一
——夏丏尊散文	
唯美與真誠·····	四七
——郁達夫的詩與散文	
濃麗與華美·····	六一
——徐志摩的詩與散文	
移情與深密·····	七一
——矛盾的散文	
樸素與真誠·····	八一
——豐子愷的散文	
濡沫與自棄·····	八九
——老舍的《駱駝祥子》	

——廢名的散文	一〇五
鄉土與氛圍	一一九
——沈從文和他的《邊城》	一三九
哲理與反諷	一四五
——馮至的詩與散文	一六三
艱危的肯定與疲乏	一七九
——徐訐的《風蕭蕭》	一八三
錯置與桃源	一九一
——徐訐的中篇小說	一九九
自然與寫實	二〇七
——曹禺的《原野》與《日出》	二一五

● 張愛玲卷 ●

〈傾城之戀〉析評	一九五
〈金鎖記〉析評	二一五
〈紅玫瑰與白玫瑰〉析評	二三五
〈花凋〉析評	二五五
〈留情〉析評	二七三
〈第一爐香〉析評	二九三
〈第二爐香〉析評	三〇一
〈鴻鸞禧〉析評	三〇九

十
四
名
家
卷

典麗與精深

——林琴南與譯作

一、其人

(一)身世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南臺人。民國時閩縣、侯官兩縣合併爲閩侯縣，學者稱爲閩侯先生。又因居傍瓊水，多楓樹，取初唐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意，自號冷紅生。其後客居杭州，自號六橋補柳翁。入民國，自號蠡叟，晚年又號踐卓翁。

林氏先祖多出金陵，前十一代祖林對墅遷閩定居之後，世代務農。父林公國銓，字雲溪，於福建建寧助人治鹽，勤儉興家，於閩縣玉尺山麓典屋居住。母陳蓉，太學生陳元培之女。林氏一生簡譜約爲：

公元	年號	年歲	記事
一八五二	清文宗咸豐二年	五歲	十一月八日出生。 父雲溪公渡海客居台灣。 隨同里薛則柯先生學歐陽修文、杜詩。 隨朱韋如先生習制舉文。 渡海至台灣侍父，客居三年。 返閩結婚，娶同里劉有綦先生長女。 親喪屢屢，祖父、祖母、雲溪公先後逝世。林氏悲痛罹 患肺疾十年。 開始執教。 中舉，遷家瓊河，再遷蒼霞州，環境改善。 甲午之戰，馬關條約割台，與陳衍、高鳳歧、卓孝復等 人北上京師，叩闕上書抗日。 作〈閩中新樂府〉三十二首諷世倡新。如〈小脚婦〉傷 纏足；〈生燭髻〉傷鴉片；〈跳神〉病迷信。 喪妻，由王壽昌口述，首譯小仲馬《茶花女》。
一八五七	清穆宗同治二年	十一歲	
一八六三	清穆宗同治四年	十三歲	
一八六八	清穆宗同治七年	十六歲	
一八七〇	清穆宗同治九年	十八歲	
一八七一	清穆宗同治十年	十九歲	
一八七五	清德宗光緒元年	廿三歲	
一八八二	清德宗光緒八年	卅一歲	
一八九五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	四四歲	
一八九七	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	四六歲	

一九〇一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	五十歲	緬懷德宗，將書齋命為「望瀛樓」。禮部侍郎郭曾忻荐舉應特科，辭不赴。
一九〇二	清德宗光緒二十八年	五一歲	郵傳部尚書陳璧疏荐，堅拒出任。
一九〇三	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	五二歲	於京師譯書局專司譯事、教學、譯書、繪畫。
一九一二	民國元年	六一歲	民國成立，先後十一次謁崇陵，作謁陵詩。
一九一三	民國二年	六二歲	任北京大學經文科教習，講授古文辭。作〈送姚叔節歸桐城序〉醜詆章太炎。三月去職。
一九一八	民國七年	六七歲	為國會議員議裁減優待清室經費，上書參、衆兩院議員，為清室諫言。
一九一九	民國八年	六八歲	新舊文學論戰。
一九二四	民國十三年	七三歲	十月九日逝世。

(二) 性行

林氏童年家貧，生活艱困。九歲時，父親雲溪公所賃載鹺（鹽）之舟，不幸碎於湫（迴流），

罄其所有以償，家計更窘，雲溪公只得遠赴台灣謀生。十一歲時雲溪公有款滙來，始獲轉機。林氏自幼嗜讀，因貧只能廉價購讀破舊之書。二十歲起病肺十年，讀書習畫勤恃不輟。〈石顛山人傳〉中自述：「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日或嘔血斗餘，不親藥，疾亦弗劇，然一日未嘗去書，亦未嘗輟筆不畫，自計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飽讀吾書且以畫自怡也。」

他是一位恪守傳統道德的文人，自幼即孝親尊師。〈記林紓軼事〉記他主講京師五城學堂時，一次講授韓愈〈祭十二郎文〉至「吾少孤」句，忽然放聲大哭，學生中有親喪孺慕者也都嚶啣相應。又幼時啓蒙師薛則柯先生家貧常至斷炊，林氏把家裡的米用布襪包裹，呈送薛師。又平生風義待友，至友王薇庵英年早逝，托孤林氏，林氏一力承擔，撫養老友的一對子女成人。其後又有友人林述庵卒，家屬托以幼子林之夏，林氏慨然承諾，養育十年，使孤子長成入庠。林氏七十〈自壽詩〉中曾記：「總角知交兩托孤，淒涼身正在窮途。當時一諾憑吾膽，今日雙雛竟有須。教養兼資天所命，解推不吝我非愚。人生交友緣何事？忍作炎涼小丈夫。」

林氏充具強烈的愛國情操，這當是「忠」、「誠」心性的表現之一。譯作《黑奴籲天錄》中，聯想到在美華工的艱苦：「……民生貧薄、不可自聊、始以工食於美洲、歲致羨其家、彼中精計學者、患瀉其銀幣、乃酷待華工，以絕其來，因之黃人受虐，或加甚於黑人，而國力既弱，為使者復餒懼不敢與爭，又無通人記載其事……。」而在另一譯作《霧中人》序文中，由紅人之受白

人宰制，想像到我黃人今後命運，揭示自救之道，危機迫睫、警意充具：「……須知白人可以併吞非洲，即可以併吞中亞……而西人以得寶之故，一無所懼，今吾支那，則金也、銀也、絲也、茶也、礦也、路也，不涉一險，不冒一鏃，不犯一寒，而大利叢焉，雖西人至愚，亦斷斷然舍非洲之窘且危，而即中亞之富且安矣。吾恆語學生曰：彼盜之以劫自鳴，吾不能效也，當求備盜之方，備祛篋之盜，則以刃以槍，備滅種之盜，則以學，學盜之所學，不為盜，而但備盜、而盜力窮矣。……敬告諸讀吾書者之青年摯愛學生，當知畏廬居士之繙此書，非羨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國嚴防行劫及滅種之盜也。」

(三) 文學論爭

早在民國二年，林紓與章太炎即已發生學術論爭。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云：「民國更元、文章多途，特以儷體縵藻，儒林不貴，而魏晉唐宋，駢聘文囿，以爭雄長。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為宗盟云！」林紓在《送姚叔節歸桐城序》文中攻擊章太炎，攻擊清代樸學，批判目錄學為「書賈之帳籍」，態度偏頗。而章太炎在《與人論文書》中也筆伐林紓，稱之為：「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

新文學運動開始，林紓反對最烈。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第五章中記：林紓反對文學革

命，前後發表三文，以及兩篇小說。第一篇文〈論古文之不當廢〉，發表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刊出不久，（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其中有「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培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蹈。」暗示胡適、陳獨秀等反對古文不會有什麼結果。

第二篇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發表在公言報上致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公開信：主要針對陳獨秀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提出反對意見兩項：一是反對「覆孔孟，劇倫常」；二是提出「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發展科學與保存古文並行不悖，無需廢除古文）；又提出：「若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作者均極博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販夫走卒的語言不能用爲文學，作好白話文必須有古文之根柢）

第三篇是林氏所撰的〈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文中評讚水滸、紅樓，甚爲中肯，文末表示文白之爭：「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看來此老已不復頑抗，自知落敗是時勢所趨的不可避免。

兩篇小說，書中人物影射新派人士，表現粗鄙惡劣。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間，林氏在上海新申報發表〈荆生〉、〈妖夢〉兩篇。前者寫三位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

錢玄國）、狄莫（影射胡適）。三人在北京陶然亭畔飲酒縱談，罵孔孟、古文。忽來一位偉大夫荆生（似是林老自況）闖入、痛毆三生，罵說：「爾仍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另篇〈妖夢〉描寫鬼影幢幢的白話學堂，大門掛的對聯是：「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什麼東西。」這學堂有三鬼，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滅殺三鬼的「羅喉維阿修羅王」是「身長十餘丈、張口圓徑可八尺，齒巉巉如林，直撲白話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丘，臭不可近。」又說胡適等人是「無五倫之禽獸，化之爲糞，宜矣。」

由三文中尙具理念，到兩小說之粗鄙惡劣，林氏之固陋，已爲識者齒冷。回想他在強仕之年，也曾以〈閩中新樂府〉揭示渴望革新的心志，又曾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交往，何以到了古稀之年，變得如此頑固蠻橫？這一點，司馬長風的分析很對。他說：「他（林紓）所以最先匹馬單槍，向文學革命衝鋒肉搏，據筆者（司馬長風）推想，可能與他的翻譯業績密切相關。在文學革命當時，他是全國景仰的文壇領袖，並且是靠譯書爲活的作家，假使文學革命成功，白話文淘汰了文言文，等於埋葬了他二十年的心血——千餘萬言的譯述成績，推倒他的文壇地位。因此，他對文學革命怒髮衝冠，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